

南

疆

逸

史

南疆逸史卷五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一

史可法

應廷吉附

史可法字憲之號道鄰順天大興人其先以開國功為錦衣百戶祖應元舉人官黃平知縣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我家必昌毋尹氏既嫁夢文丞相入其舍己而生可法事親以孝聞崇禎戊辰成進士可法有文武材初授西安府推官己能平劇盜又以參政監江北軍楚寇下南攻潁壽犯皇陵可法所部不及千人日馳數十里遇賊大至少避之謀賊旁掠輒發兵襲擊時有新獲賊去下馬坐積屍上計賊出沒及身所

歷川邑破陷長吏逃死狀草畢投軍吏復上馬馳行且戰且
撫賊不敢逼事聞天子嘉之擢衆都御史巡撫安池蒞加兵
部右侍郎督漕運兼撫淮上諸軍可法感上知益自奮勵身
雖行伍間與同勞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不投衣不先御也
將士多感激戰輒有功捷數上乃開屯田招流亡繕城郭訪
賢豪而詰之以軍政於是江淮南北此然稱重鎮可法短小
精悍面黑色兩目爍爍有光將士見者皆懾服天子知其能
奏輒報可已而賊又破荊州襄承天分兵兩犯莫延入河南
山東告警者旁午至可法率師屯淮岸賊望旗幟輒遁去終
不敢窺淮帝欲以可法為兵部尚書簡討汪偉白有可法而
淮揚以安無可法則江南必危且留可法以係東南望帝然

之就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可法入南都即核軍政京營之有稽無兵者悉按去之營中憚其威名不敢動十七年春賊通京師可法移檄諸鎮入援未集而京師陷莊烈帝崩可法北向慟哭以首觸柱流血至踵發喪誓師浦口欲長驅死戰諸大臣及將士皆曰社稷無主蓋擇君以定南都乎可法然之是時潞王已過江泊舟無錫初議所立謂以親則桂而遠以賢則潞而近不知福王已在淮也鳳陽總督馬士英先迎款於福王欲換之以居擁戴功書致可法言以倫以敘無如福王諸大臣議未定士英已內結操江誠意伯劉孔昭外約總兵黃得功劉良佐高傑劉澤清等擁福王至儀真可法不得已遂具啟迎王越三日魏國公徐宏基等始至事已

定無敢異議者王入監國可法進戰守大計謂當素服郊次發師討罪示天下以必報仇之義王唯唯不能答一語可法邊憂形於色尋進東閣大學士兼故官士英官亦如之而王以士英有建立功專倚賴焉居二日可法謂士英曰寇深矣黃高二劉之衆未盡為國用當立重臣間府以鎮之今日之事非可法與公誰任之者士英唯唯可法邊即合疏言守江南者必於江北當酌地利設四藩以淮揚泗廬自守以徐鳳池六為進攻之途兵馬錢糧皆聽鎮臣自取給予之有司勿復為徽輸調度之擾四鎮一轄淮揚一轄徐泗一轄鳳壽一轄滁和即以得功傑澤清良佐為之更立督師於揚州節制諸鎮如此則諸鎮各自衛其地無不致死而受成於督師機

不違度事不中制士氣奮而民心定江南庶幾可保矣從之
又請定京營兵制分設營將如北京故事簡精壯募義勇以
實之其侍衛及錦衣鑾儀諸司所隸軍役當多事之日俱宜
入伍操防毋坐耗錢穀至錦衣鎮撫司官不必備亦所以杜
告密節繁費收人心於新政有裨者也監國既即皇帝位詔
立四藩如可法議而廷臣意皆欲士英督師士英以朝權不
可以朝夕失也乃謂可法曰我馭軍寬頗擾民公威名著淮
上軍士皆憚服公議誠能經營於外而我居中帥以聽命當
無不濟者可法曰居者守行者禦莫能偏廢敢辭難乎一作
既遂請行京師士民譁曰何乃辱我史公太學生陳一作
解方策諸生盧涇才等上疏言淮揚門戶也京師堂學也門戶

有人而堂粵無人可乎上方倚重士英勿聽遂加可法太子
太師以行可法出士英愈無所憚俄進得功為侯傑澤清良
佐皆封伯自是四鎮愈尊貴自恣漸不可制矣及張慎言薦

性

按一本下有
於朝二字

劉孔昭言其不可露章劾慎言廷臣言孔昭

武臣不宜與銓選事士英陰右孔昭左右班據袂相詰可法
歎曰黨禍起矣上疏力言咤罪可矜文武臣當虛衷用事報
聞而已可法奉詔祭告鳳陵泗陵因上言曰臣伏見二陵松
楸如故佳氣鬱鬱知萬年靈長之祚方未艾也北顧神州山
河頓異感痛填膺不能己己連歲鳳泗之間災異叠見天鼓
一月數鳴地日三震以至今春罹茲大禍先帝躬神明之質
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一十七年有如一日尚不免身殉社稷

抱恨千古天命之難謀而地靈之不足恃可見於此矣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哭泣盡哀道路感動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境中萬井悲風千里赤地蒿萊極目難犬無聲湯沐遺黎死亡殆盡其嗚咽悲憤又不知何如也伏望陛下堅此一心慎終如始察天人相與之故考祖宗靈爽之依處深宮廣廈則當念西北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則當念西北諸陵麥飯之未展膺圖受錄則當念先帝之臨淵集木何以忽遺危亡早朝晏罷則當念先帝克勤克儉何以卒墮大業戰兢惕厲無敢刻忘則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必為請命上帝默相陛下光啟中興若晏處東南不思遠略濫恩施開告密賢奸無辨威斷不靈老成激而投簪豪傑因之裹足竊恐

祖宗怨恫天命潛移東南一隅不知其伊於何底也亡何吳
三柱從

本朝大兵入北京破賊賊遁而西山東河南士民皆結寨屯
聚殺賊所置偽官以望王師可法請立遣使北行齎詔撫諭
使中原知中國有君則人心南向而大業有成疏入報可時
四鎮不即守所分地暴橫江北傑欲駐揚州揚州民城守不
聽入傑縱軍大掠進士鄭元勳與諸有司語稍欲為兩解衆
疑其私於傑競起擊殺之而良佐亦駐鳳陽諸邑士民爭詣
闕言狀詔可法往慰解之使各歸鎮可法先至得功軍得功
聽命至良佐澤清軍皆諾乃至傑軍傑素憚可法具橐鞬迎
謁升帳之日洒然變色易容可法知其軍可用欲以誠感之

偏裨以下人人召見撫慰而責傑曰將軍之所以責顯者以有天子也如不奉天子詔而妄冀非所屬之地則諸將軍與揚州之民皆得彎弓而射將軍將軍其何辭以對傑色沮默然者久之然浸視為易與止可法宿軍中易所隸卒而更遣部下百人給事左右可法拊循之勉以大義百餘人皆感泣傳語軍中曰史相公我主也傑懼將士皆向可法而又心服其誠乃謹事可法請受命然終欲駐揚州可法乃集揚民曲諭至以身為質使罷守奏以瓜州屯傑眾可法遂留揚州開幕府治事設館禮賢招徠天下智謀之士及稍通天文日者陰符六壬遁甲諸術者皆廩餼之募士得勝鎗甲者萬餘人復上疏請行保舉之法以補危疆守令許之旋詔可法諭四

鎮厲兵秣馬駐防河淮刻期進師當可法出士英未敢即倍之可法數請餉士英命戶部百方應之可法分給諸鎮諸鎮益和乃稍言進取事而

王師已收山東聞新立天子使人以書賂可法引春秋不討賊新君不得即位之義將移師問不當立者可法表上其書勸朝廷為自強計而自為書答曰閔責國來書以本朝立君為非是幕府竊怪之夫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經綸草昧正利建侯之日也夫是以二三元老謂大位不可以久虛神人不可以無主相與迎立今上以係天下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即位數日幕府受命誓師江北刻日西征忽聞吾大將軍吳三桂借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軍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帝后發喪成禮凡吾大明臣子無不舉手加額豈但如明諭所言感恩圖報已乎謹於八月薄治萑蕩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玉師既發復次江淮辱引春秋大義來相責告此文為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不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並遭荼毒而或拘牽不即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係人心號召忠義也貴國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交構致啟兵端先皇帝痛疾之旋加誅戮此貴國之所知也今乃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歲輸以金緡回紇助唐不利土地况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若乘我家

難為德不卒以義始而以利終貴國又豈其然至於牛耳之盟則本朝使臣業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幕府即日獎率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皇帝及大行皇帝之恩人臣無境外交貴國即有他命不敢與聞可法銳意西征而諸鎮兵在淮上者澤清良佐營徒虛夸不足用惟傑所統至四萬人皆山陝勁卒可法欲使為前鋒與傑往復多推重之虛揚州府第處其妻子傑大喜約刻日進取開歸可法為請軍輸於朝而大鉞為士英畫策以四鎮與可法協為不利己而畏尤傑陰欲裁抑之且使可法不見信也於是四鎮缺餉則說可法可法以聞士英應之益緩又數降詔趣可法出師可法以示四鎮皆曰不能給我餉而

責我戰乎於是可法坐困亡何士英排衆議起大鉞為兵部侍郎使握兵政羣臣文章論劾疏數十上皆不報而姜曰廣高宏圖徐石麟劉宗周等以次去位可法乃上言欲用大鉞者以才乎大鉞者以逆案也大鉞即可用何必罪爭者即不可用當採羣議何至以一人壞天下大計乎不聽大鉞悉引其黨布於朝朝政益亂凡可法所奏請輒格之

大清兵已入海州破宿遷可法遣總兵劉肇基往援而誅山東鎮將邱嘉以其將航海降也可法檄諸鎮出兵高傑首奉命渡泗水遣所部王之綱前驅薄淮揚可法亦自率所募兵進次河上建大燾南岸戒師期所請鎭仗易糧皆不至可法乃上疏曰自三月以後陵廟荒蕪山河鼎沸逆賊鼠竄一天

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昔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保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却步有意在偏安而遽能自立者也大變之初君臣洒泣庶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絀文恬武嬉暮氣及矣屢得北來謀報皆言兵必南下水則調廣麗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遭淪沒而我河上之防百未經理人心委靡咸令不行復仇之命不及關陝討賊之約不出北庭宴然以不共戴天之仇置之膜外遂使敵國反得以借逆加我辱我使臣蹂我近境是和議斷斷不成也宗社安危於決此日雖破釜沈舟尚恐無救况廟堂規畫百執事之經營尚有未盡然者乎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

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替則行間之氣不張夏之少
康痛心出賈終續舊服漢之光武撫膺河北亦奄萬邦惟願
陛下之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贊御之臣輕以晉元宋高之
說進也為今之計宜速下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忠簡精
銳直入秦關懸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絲綸之布
威憤激發四方忠臣義士必有聞風投袂而起者矣國家遭
此大故陛下承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有罪當誅無功可錄
幸免斧鑕已為大幸臣於登極詔藁特去加恩一條不意頒
發之日內仍開載使他國見之亦當竊笑今復紛紛陳乞詔
璫滿座保傳薦加名器濫賜於斯為極似宜少加忠慎以待
戰功庶使得行間戮力者有所激勸至師行討賊莫急於餉

搜括既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宜將內庫所有本折盡佐軍
需其餘不急之工可省之費一切報罷朝夕之燕衍左右之
進獻一切謝絕即事闢大典禮萬不容廢者亦擬從儉約蓋
盜賊一日不滅神京一日不得作佳一本即有深宮曲房豈能
宴處即有錦衣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重一動皆人情向背
所關敵國窺伺所及也必得陛下早作夜思念祖宗之鴻業
復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於選將
練兵之一事庶乎人心可俵天意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
復預朝政然內安按一本作安實外攘之本故敢痛切直陳惟陛
下留意可法受事數月疏凡數十上皆中興大故言極痛憤
草成輒嗚咽不自勝幕下士皆為飲泣是時朝廷頗驚聲色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惡聞危亂士英大鉞爭門戶起大獄欲盡殺清流以快己意
出師聚餉不暇及也己酉春正月

大清兵分二道令沂州濟圍兵自沭口渡河掠邳宿彰德衛
輝兵從孟津渡河通歸徐可法言我與北兵僅隔一河耳今
已渡河長驅而東旦夕不守乞多給軍餉移得功良佐兵駐
穎毫而傑守歸徐戮力同心無分疆域臣猶恐江南半壁未
能高枕而卧也疏入不省韓城人衛膚文前為中左允受偽
命與高傑同鄉傑薦之留監己軍聞中朝嚴治從逆者懼而
欲媚士英以自解度士英忌可法乃上疏曰國家兵事問鎮
臣糧餉問部臣督師贊也且可法空得名耳朝廷當召置內
員備顧問不則聽歸故里養其高望陛下若念推戴功則爵

之侯伯優其廩餼毋令久踞津要為也疏入詔切責膚文士
英等心是之可法上疏乞罷不許已而傑所遣盜寇將軍王
之綱與許定國爭睢陽不決定國為納好於傑傑至則置酒
伏兵殺之詰旦兵士攻城而入定國北走降於

大清之綱等遂大掠睢陽兵倉卒未有屬可法聞變疾馳至
徐州撫定其軍復請用傑部將李本深為都督士英聞可法
大得傑軍心勿善也乃擢膚文為兵部右侍郎總督興平營
將士怒膚文蒞任之日無一人至者可法再三諷諭之忘其
為劫已也之綱等益以此歸可法即膚文亦心折焉都督之
命久不下傑軍士皆棄汎舟還時

大清兵已悉渡河值莊烈帝諱日詔使可法等祭河上可法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因言天星已周君仇未復乞先治臣罪以謝天下亡何
大兵破蒙山逼歸徐江南震恐乃下詔從可法議以李本深
為左都督盡護傑諸將而已無及矣夏四月可法移鎮泗州
合諸軍防禦而京師有偽太子事諸臣失職者咸被籍名攻
士英圖南侯左良玉遂發兵反移檄遠近南都戒嚴密詔可
法督諸軍渡江擊良玉可法言北勢日逼請留諸鎮兵迎敵
親往諭良玉要與俱西有功則割地王之宜無不聽即勿聽
擊之未晚詔切責可法可法於是合諸鎮兵倍道入援抵浦
口將入朝面陳可否士英等懼謂可法且為內應不許
大兵已入亳州向邳州徐泗告急復詔得功等渡江可法還
守揚泗可法痛哭而返晝夜兼行抵泗而泗州守將李遇春

己以城降可法遂保揚州

大兵遂破徐州降將李威棟引而攻南揚州新城可法方在舊城急撤防河諸將鎮兵赴援李栖鳳張天祿等皆不聽劉肇基乙邗才樓根莊子固等各率所部入城可法乃與主事何剛知府任民育及肇基等晝夜乘城降將李遇春持豫王檄立城下招可法可法登陴罵之遇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無益也何如遠遊二帝以成名乎可法怒起發使射之遇春走免須臾復令鄉民持書入濠呼守者求人見可法綏健卒投其人及書於水豫王愈欲生致可法戒諸軍近城勿攻而復遣人持書至可法不啟趣焚之豫王知可法終不可屈度軍急攻監軍道高鳳岐等踰城出降城中益恐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可法乃為書辭其母及妻呼部將史得威曰我死當葬我於高皇帝陵側不則梅花嶺可也復檄上城豫王復以詔書招之可法守益堅相距十晝夜

大兵四面急攻可法乃禱於天發礮擊傷千人豫王自怒督勁卒力攻城西北隅忽崩有聲如雷守陴者不逞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

大兵藉以登城城遂陷先時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托君剽刃子固許之是時引頸向子固子固不忍可法乃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持之血滿衣袂未絕子固等擁之出城及小東門遇

大兵子固及許謹等皆死可法語

大兵曰我史閣部也可引見汝兵主遂見孫王王勞之曰前
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與重任為我收拾江
南可法曰我此來祇求一死耳王曰君不見洪水疇乎降則
富貴可法笑曰爾國待水疇豈能過先帝彼受先帝厚恩而
不死其不忠於爾國明矣我豈肯效其所為王命裨將宜爾
頓伴之三日終不降乃殺之宜爾頓為之棺殮軍中匆遽未
及識姓名於棺遂不可辨而肇基等率死士巷戰移時殺千
餘人兵果益眾肇基矢貫額死邦才自刎死樓挺死城上其
餘文武將吏死者甚眾家人史書書記願起龍龔之厚陸曉
唐經世等皆從可法死揚州既陷五日得報赴京師舉朝
不知所出又數日上出奔太平又三日京師潰可法督師幾

一年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簟冬不裘小冠窄衣與部卒
謀處年四十餘無子妻故為置妾可法曰王事方殷敢戀兒
女私乎遂無子軍中值歲除當封印南北文檄交至手自批
答自辰至酉分給將士來月糧至夜三鼓謂軍吏曰今夕乃
除夕乎索酒試飲之酒未至復呼軍吏曰禮賢館諸秀才當
與共飲顧夜已半可賫酒資分餽之吏已往乃命酒獨酌庖
人報黍肉已盡饗士索鹽豉佐酒可法素善飲飲至數斗不
亂已至軍絕飲是夕滿酌數十杯思先帝淚泣然下不解衣
就寢者已七閱月是夕微醺隱几卧將旦有司吏士皆集軍
門外門未啟軍吏遙謂曰相公方隱几未寤奈何知府任民
育曰相公此夕不易得也勿驚之且戒鼓人更擊四鼓須臾

可法寤天已曙大聲驚聞鼓聲怒曰乃敢亂我軍法傳令縛
至趣斬之諸將士皆長跪言相公久勞苦始得一夕假寐不
忍相驚故亂鼓聲以待此知府意也可法意解曰奈何以私
愛變常法趣具盥漱啟門偕文武臣北向違賀將吏皆上謁
民育吏前請罪乃赦鼓人可法自是竟不復隱几卧矣後軍
事益尤以監軍郎中黃日芳敏練欲留之左右辭曰日芳老
矣豈能日侍公亦宜節勞夫發書走檄僚士優為之徵兵問
餉有司事也何必晝夜損神躬親庶務乎且兵殺機也當以
樂意行之將死官也須以生氣出之汾陽所謂聲色滿前也
可法笑而不答初以定策功加少保皇太后至加少傅敘江
北戰功加少師徐川擒盜功加太傅皆力辭不許後以宮殿

成加太師又辭許之既死或云亡去人疑之史得威已奉遺命為可法子乃具衣冠招魂葬於梅花嶺下閩中立國首贈可法太師謚忠靖後四年廬州人馮宏圖起兵假可法名號旬日間下英霍六安諸縣天下欣然望之以為可法實未死云可法有弟可程崇禎癸未進士選庶吉士京師陷不能死賊敗南歸可法請下吏上以可法故令家居養母後流寓南陵閱四十年而卒

逸史曰傳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南渡之初所恃者史大司馬一人而已其餘安守故常不違時變自謂清流而小人鴟張滿朝相與詆排門庭樹寇強臣悍將因之阻兵安忍違制朝命司馬奔走撫輯內攘不給何報計疆場之外乎迨夫左

帥稱兵藩籬盡撤

王師長驅而入所向投戈衝櫓未及於國門而君相已棄社稷行避此即維揚堅拒何補敗亡况於一隅當百萬之衆哉悲夫龍廷吉之論亦足明天命之不祚矣雖有忠貞豈能回天余所以讀司馬之疏而愴乎有餘慟也

應廷吉字斐臣鄞縣人也天啟丁卯舉人謁選授碭山知縣史可法以閣部督師開府揚州御史左光先薦其才擢淮安府推官赴軍前為監紀與劉湘客張鐸紀克明等並在幕府而廷吉最任用廷吉精天文三式之學先是丁丑計偕至宣武門見一白雞羽毛鮮好喙距純赤重四十兩觀者莫識廷吉慘然曰此鷲也

按鷲音教白首也赤口不祥鳥也

見之則國亡癸未六月露

坐陰雲四合雷電交作有火星出聲如爆廷吉曰天元玉歷所謂電中聚火也人君絕世此殆足乎可法按部至淮升帳有旋風從東南起吹折牙旗轉至丹墀令廷吉占之曰風從月德方來加本日責人時常有責人奉王命而至者風勢輒忽旋轉其事為爭音屬徵象為火數居四四十日內當有爭鬪之事近則虞火災損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燬民舍焚一驟匝月而有土橋之變高太監以朝命督師至如其占焉淮陰紫霄觀皂莢樹產物如飴色黃味美士民觀者以為甘露也廷吉見之曰此爵錫也白者為甘露黃者為爵錫所見之地期年易主可法銳意經略河南黃日芳陸遜之私問曰閣部志勤矣於君意何如廷吉曰明年太乙在震角亢司垣

始擊掩迫壽星之次法當殿上將天下事無可為也意者先
試之山左乎士民翹首王師如時雨焉若旌旗旅進豪傑必
有響應者及高傑將行誓師禡纛風起纛折西洋殿無故自
裂廷吉以為不祥十月十四日登舟廷吉曰此俗稱月忌日
也又為十惡大敗高帥其不免乎明年正月傑果為定國所
戕可法議修屯政欲遣陸遜之屯田開歸而廷吉屯田邳宿
廷吉曰國家故有屯軍世受業為恆產矣安所得間田而屯
之且田所獲既入於官有司常賦又將何出聞桃源諸生有
願輸牛百頭麥五百石以博縣令者此面欺耳及河防愈嚴
令秦士奇沿河築墩以駐砲廷吉曰無益也黃河沙岸其性
虛浮水至即圯何架砲為議乃格是冬紫微垣諸星皆暗可

法夜召廷吉指示之曰垣星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可
法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不擇左兵東下宏光詔
至河法袖詔書召廷吉曰君精三式之學所言淮陰安堵終
不被兵人能言之第謂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果何見也廷吉
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官始擊闢提主將凶客參將發且
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之後更換陰局大事
去矣可法憮然因出詔示廷吉曰君言不信猶可如信則天
也唏噓而別以軍事付廷吉越三日督諸軍赴泗州過山陽
澤清遣人取軍器火藥餉銀廷吉不與遵屯高郵

大兵破盱眙可法還揚州急召廷吉督餉至浦口已而又令
率軍回揚州屯天長廷吉曰閭部方寸亂矣豈有千里之程

一日三調警急頻仍揚且有內變急入城助守南門可法又令取移泗之餉夜縋城出明日城陷得免於難可法之築禮賢館也命廷吉董其事是時四方之士雲集負才能者羣思効用而倖進之徒亦且踵至廷吉言曰是皆躐治士坐談有餘無裨實用當此財匱而所給月餼不貲皆蓋散遺之別儲真才乎可法曰吾將以禮為羅冀收什一於千百行之數月既無拔萃之材亦無破格之選諸人私相謂曰始吾以為幸館也今且求處囊而不得於是始稍稍引去及可法將移師泗州謂廷吉曰諸生從軍防河積苦久矣今又趨泗是重勞也君蓋品定量授一官以酬之四月二日發策試士拔長洲盧涇材嘉興歸昭等二十餘人擬授通判推官知縣二旬而

揚州陷從可法死者十九人焉

南疆逸史卷五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六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

高宏圖

姜曰廣

高宏圖字子猶號硯齋山東膠州人萬曆庚戌進士累官工部侍郎性伉直當天啟崇禎間東林齊楚宣浙之黨互相詆排而宏圖一無所附麗立朝剛介嘗為御史與逆奄忤削籍而名愈高其在工部宦者張彝憲受教督部事宏圖恥與並坐復罷歸踰年而懷宗思之又聞其佐膠州城守有功召至闕詰以時事補南京兵部侍郎尋擢戶部尚書甲申闕賊犯闕史可法謀勤王宏圖轉芻粟浮江入淮以濟師方發而烈

皇帝凶問至南都大臣議所立可法謂非英主不足以定亂
宏圖與姜曰廣呂大器佐之才擇主而福王至淮馬士英貪
定策功與諸將以兵威奉王倉卒稱大號以宏圖物望所屬
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與可法並入直宏圖固請移蹕
中都進臨山東以示討賊之舉聞經筵設起居注宗廟未立
先製列聖神主附享奉先殿宗藩流離王牒散轍令各府長
史備上典籍江北今為畿輔其被兵郡縣兩年之內躡其正
稅羣臣章奏不得妄言以清是非而遣使朝鮮可以牽制凡
八議並優旨答之未幾可法出督師士英輔政宏圖曰廣慎
言等持正廷議之起廢慎言舉用吳甡鄭三俊士英黨誠意
伯劉孔昭率諸勳臣叱慎言於朝目為奸邪聲振殿陛宏圖

曰文武各有所司即文臣中各部不得侵吏部之權武臣何得越職而爭之且姓與三俊三朝遺老清望在天下孔昭安思侵官非其黨者即謂之奸臣忝在政府宸陛之嚴化為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不許既而士英疏薦阮大鍼宏圖持之士英曰我既犯人言豈敢相累因自擬旨大鍼陛見疏陳江防要害其言娓娓可聽將選士英奏曰大鍼名在丹書非其罪也人誣之耳大鍼因前奏冤陷之久而引宏圖為証以宏圖素不附黨必不忌己也宏圖乃曰大鍼頃者陳說兵事臣不知兵無所參覈若其起用關係非細昔崔魏亂政風教墮地先帝首鋤大惡其黨附者不可勝誅欽定逆案一書以遏羣邪大鍼與馬臣不知其果知兵與否但以先帝明察豈

容擅改而如士英奏乞下羣臣集議以彰公論則用大鉞亦自光明士英憤然曰臣薦大鉞非受賄也何不光明之有宏圖因乞罷以謝不能附和之罪上慰留之而卒起大鉞為兵部侍郎宏圖漸不安其位矣左懋第之北使也宏圖奏事宜一山陵聞梓宮葬田貴妃墓宜於天壽山特立陵寢遲日改葬一分地割榆關以外不得侵及關內一歲幣量增十之三一國書如古稱可汙故事一使禮遵會典不可屈膝以致辱命當是時

國朝方議遣師南下而懋第至守其議岷強不屈國書無由達使事不終南征遂決議者謂宏圖不達時勢執承平故事以虛文釀禍然其時廷臣皆莫之計也其後議遣中官督畿

輔國浙餉復設東廠宏圖皆力爭之中旨傳升張有譽為戶部尚書宏圖謂其端不可開封還詔書又請召還史可法士英愈怒矯旨切責因力求去八月加太子少師皇太后至又加太子太保至十月卒致仕宏圖在閩士英尚畏之不敢肆志及去遂無所忌時山東已失宏圖流寓吳門已復渡江入浙東宏光亡泣涕絕食卒於會稽之竹園

逸史曰金陵立國宏圖與小人同朝不激不隨持守正直有足觀者然不能通古今之變覽存亡之大勢如北使事宜猶執承平故事將為是其又乎抑欲求當於國事也史可法怒四鎮之橫而以建議始封為宏圖誤國罪是不然使君相英明廟堂得勝算四鎮何嘗不可用况如得功之忠勇乎自馬

阮出而紀綱紊亂外結強援以遏正士賢者岌岌且不安其位是四鎮之橫馬阮召之也於宏圖何尤哉宏圖雖非濟變材使其幸而當乎世固一賢宰相也

姜曰廣宇居之號燕及江西新建人萬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由編修歷陞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福王之至也文武大臣集守備太監韓贊周宅議具啟迎王贊周令各官署名曰廣曰此大事須先祭告奉先殿然後舉行從之福王立升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與宏圖協心輔政將以次漸引正人為中興之望已而士英意銳欲用阮大鍼曰廣上疏求罷司前見文武紛競自慚無術相和近睹逆案撤翻又愧無能寢息遂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皇上數日前之精

神竟同反汗惜哉維新遂有此舉但恐忠臣裹足志士灰心
臣遭遇聖明備員政府不能扶危持顛已負生平必俟羣言
交責始求罷斥良已晚矣又言祖宗會推之典行之萬世者
也昨日大鍼之起竟出內傳夫斜封墨敎種種覆轍史冊昭
然臣觀先帝之善政雖多而以堅持逆素為盛美先帝之害
政亦間有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內臣內傳矣用部臣用
勳臣內傳矣用大將用言官亦內傳矣所得閹臣則貪淫巧
猾之周延儒逢君虐民之楊嗣昌偷生從賊之魏藻德所得
部臣則陰邪貪狡之王永光陳新甲所得勳臣則力阻南遷
盡撤守禦之李國禎所得大將則執紼支離之王橫倪寵所
得言官則貪橫無賴之史蔭謀啟新凡此皆力排衆議簡自

中旨者也其效亦可睹矣皇上亦知內傳之故乎總錄鄙夫
熱心仕進一見擯於公論遂乞哀於內庭見其可憫之狀聽
其一面之詞不能無動者亦人情也而外廷口傳清議之人
亦有貪婪傲類之事投之口舌得以反唇而內廷遂以為攻
之者盡皆如是也間以其事情密聞於上及得上之意則又
轉而救之於是別創新法令之面試平臺一語投機立談取
官同登場之刺戲下殿得意類羸勝之販兒天下事從此不
可為矣臣昔痛心此事亦於講義數陳先帝一誤皇上豈堪
再誤哉上溫旨慰留而士英大鍼大溫陰喚劉孔昭劉澤清
交章攻之詎為黨人時議復設廠衛曰廣力持不可言緝事
未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士英念曰廣不去已終不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可以肆志乃使大鉞為疏令宗室朱統鑣上之言定策時曰
廣有異議列五大罪其詞甚醜穢朝士皆為不平於是求罷
益力以皇太后至京加太子太保尋致仕曰廣辭朝上御殿
羣輔陪列曰廣曰微臣觸起權奸自應萬死聖恩廣大猶許
歸田但臣去後皇上還當以國事為重士英憤罵曰我為權
奸汝且老而賊矣即叩頭言臣從滿朝異議中擁戴皇上願
以犬馬餘年歸老貴陽即皇上留臣臣亦但多一死曰廣厲
聲曰擁戴豈人臣居功地耶士英曰汝意在潞藩恨我成功
耳上曰潞王朕之叔父賢明可立兩先生無傷國體既出復
於朝堂相詬罵曰廣骨鯁廉介正色立朝有古大臣風托於
奸邪未竟其用天下惜之南京亡越二年而金聲桓之事起

金聲桓左良玉之部將也良玉死夢庚降豫王遣聲桓與副將王體忠同取江西聲桓畏體忠兵強伐甲殺之以其中軍王得仁統其眾略定南昌九江撫饒諸府得仁本起盜賊與聲桓素驕橫撫按驟節制之遂以戊子正月二十七日殺御史舉兵反曰廣方家居金王以其民望所歸奉為盟主顧曰廣繩墨之儒用兵非其所長時江西郡縣皆傳檄下海內響應唯贛州未附諸客獻計以為宜疾趨金陵而曰廣以昔聞庶人起兵不破贛州卒貽後患令金聲桓併力攻贛州久頓堅城

大兵隨至圍南昌金王本無智略既還師入城畏

大兵不敢出惟日責姜太保令其遣客號召四鄉義旅諸謀

士知其旦夕亡悉潰去官兵乘間鑿長濠四十餘里駕以飛橋往來圍困城中求戰不得斗米七八十金殺人而食己丑正月十九日城潰聲桓自殺於城之東湖得仁巷戰天盡力竭乃死曰廣作六歌亦自縊一家死者三十餘人初曰廣與隱士漢儒裔交其將應金王也使人邀與俱出辭既署事又邀致之乃入謁曰廣問曰事當若何不肯答固問之則曰明之所以失天下非左與闞耶金則左孽王乃闞校公與侯安所授之哉十日之間年號兩易名雖歸明實叛

清耳今擅除爵志殺人莞利權若明有主不待命是僭也若不奉隆武承_廟而為之是偽也僭偽二者春秋之所不許公與之同事後世且謂公何如人今兩人已內相猜忌公能親

於建武之與豫國乎能則攬其兵柄選稱舊輔縞素待罪以告天下令其慚而聽我竭心力為之不濟則死不能則引身而還歸耕沛水之陽無從叛亂居美名天道所惡也姜沈吟無以答後在圍城徘徊太息思其言而悔不能用也

逸史曰高宏圖姜曰廣平世三公望也惜其愴攘之際正議不撓亦可以想見其風慨矣然非撥亂才而於軍旅之事尤非所長議者徒見金王舉事無成因以咎姜太保之不智嗟乎國破君亡大事已矣忠臣之誼苟有其會則且庶幾於萬一宜暇擇其人計其利害哉文信國崎嶇山海尚招義旅况乎據名城樹強兵擁戴興復而鄙夷不屑則太保之所不敢出也故夫南昌之舉君子悲之

南疆逸史卷六

南疆逸史卷七

烏程溫容臨撰

列傳第三

張慎言

徐石麟

張有譽

顧錫疇

管紹寬

解學龍

高倬

呂大器

張慎言字金銘陽城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時自知縣入為御史立羣枉之間持議侃侃卒為馮銓所陷編戍肅州崇禎時起故官累遷太常卿刑部右侍郎改南京吏部尚書掌右都御史事南都官名吏隱事皆決於北慎言雖位冢宰從衆

僉名而已及南渡建國逆為要職而慎言以宿德重望居之
因命專理部事慎言上中興八議一曰議節鎮淮安鳳慶荆
襄為鎖鑰重地自寇盜充斥城郭荒殘宜申命鎮撫大臣分
戍增堡扼守險要東西開闢首尾相援添戰艦於江淮之間
沿北羣縣各積穀萬石為倉卒轉運之資二曰議僑藩諸王
流離南竄不可不思所以處之擇浙江江右山郡及閩粵間
居焉其府第護衛官屬暫從節省三曰議開屯江北地曠民
流今為畿輔若於其間招聚流離開立屯田擇其邑之豪以
百夫屯為百夫長千夫屯為千夫長連其什伍教之兵陣就
使守禦富強一策也四曰議招徠河北淪陷羣縣設立偽官
有能誅擒者賞五曰議寬宥諸臣陷賊事非得己家屬在南

企望歸正不宜以風聞苛議堅其從賊之心至若自技來歸
尤宜矜嘉隨才錄用不當概以死論六曰議褒卹忠烈之臣
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傳聞確者立宜贈卹以慰幽魂
其餘次第詳核勿有所遺七曰議銓敘起廢之條是非龐雜
不可不慎若逆案諸人無容更議其在戎藉廢居者一付清
論不撓毀譽八曰議漕卒此漕萬有餘旗杖工挽夫實繁有
徒募自外江衣食於官今漕登近地此十餘萬人無室無鄉
游食不已為患非細安輯宜亟也俱嘉納之未幾大起廢藉
慎言薦吳姓鄭三俊命召姓陞見姓者故大學士先帝時命
之督師以逗遛遺戍者也時阮大鍼方謀起用而詔款有逆
案不得輕議文之慎言秉銓持正度不可進言誠意伯劉孔

昭故與大臣善因置酒約諸勳臣欲廷許慎言以起釁次日
朝罷羣詬於廷指慎言及姓為奸邪叱咤聲徹殿陛慎言立
班不辨高宏圖解之不逞孔昭遂拔刀聲言殺此老奸慎言
於人叢中展轉相避眾皆失色班行大亂司禮太監韓賢周
從殿上大聲叱曰從古無此朝儀孔昭始納刀伏地痛哭謂
慎言舉用大臣不及武臣上曰文武官各宜和衷何得偏競
乃出復具疏言之且謂慎言迎立時懷二心慎言因引疾乞
休史可法聞之上言慎言之薦未為不當即諸臣以為不可
亦當平心入告何為痛哭喧呼使驕將悍卒聞之不益輕朝
廷長禍亂耶昔主辱而臣死今主亡而臣生凡在臣工誰能
無罪大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不忠若各執成心文武水火

國家朋黨之禍自此開人才向用之途自此塞臣不願諸臣
存此見也給事中羅萬象御史王孫蕃各具疏為慎言辨劾
孔昭不敬上仁柔置不問但慰留宏圖慎言而已旌旣不受
召慎言亦四疏乞罷乃得致仕賚銀幣給應得誥命恩蔭慎
言力辭其表有云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先受絲綸青
宮皇子何在而臣之子孫妾叨恩蔭况風塵不定進虎鬪狼
回首長陵而下松楸黍稷諸臣何以為心而猶侈口論功乎
七月加太子太保自慎言罷繼之者徐石麟亦不久去位大
鉞乃起其黨張捷為捷惟奉行馬阮指揮賄賂公行諸麗名
逆案者盡登用錢政大壞矣時山西盡陷於賊慎言無家可
歸流寓蕪湖宣城間國亡後疽發於背戒勿藥卒年六十九

慎言少孤鞠於祖母為御史日祖母亡乞歸執喪三年子履
族壬午舉人賊陷陽城義不受辱投巖死事聞贈御史

徐石麒字寶摩疏虞求嘉興人天啟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
以忤逆奄削籍崇禎中起官南京歷十二年始入為通政使
陞刑部侍郎署部事時帝以刑威馭下法官引律大抵深文
石麒獨多所平反尋進尚書論誅兵部尚書陳新甲最後而
有熊姜之獄卒為執法去位江南立國起右都御史未至改
吏部尚書石麒方以進賢還奸為任而馮士英阮大誠植黨
樹私貨賄公行權傾中外石麒時以祖宗之法裁之士英欲
得侯封諷中官韓贊周入言之上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石
麒奏曰世宗以外藩入繼將封輔臣伯爵而楊廷和蔣冕謙

不受今國恥未雪諸臣遽裂土自縊不愧廷和等邪且俟神
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遣
一勳臣一黃門二內侍驗諸舍斃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
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
惡之凡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以例轉劾石
麒殺樞臣以貳款議士英助之遂乞骸骨歸南京不守扁舟
水宿嘉興城守將破石麒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
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潰朝
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僧真實藏之櫃中踰二旬始
殮顏色如生僕祖敏李升從死時劉宗周在紹興餓經七日
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至城外野寺死二公意相反而其義

則一士人為作降城歎我公來樂府以美之閩中賜諡忠襄
石麒博學強識尤長於國家典制諸司掌故性樂易愛人與
人言移日不倦下吏寒士有才者汲引不遺餘力所著有可
經堂集石麒初罷構一堂顏曰醉經既而惡之曰醉酉卒明
年歲在酉吾其死乎竟以乙酉八月卒同時戶部尚書張有
譽禮部尚書顧錫畴侍郎管紹窗刑部尚書解學龍兵部侍
郎呂大器工部侍郎高倬皆清執有品望俱克稱其職

張有譽字維舉江陰人天啟壬戌進士以戶部主事權稅蕪
湖力持清操崇禎中出為饒州府知府累遷江西督糧副使
四川按察使俱有惠政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方面
官五人以有譽為首帝書其名於屏擢南京戶部右侍郎兼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還半道聞都城之變挾任則福王立矣內官張執中監收白糧勒補墊費踰舊例數倍仗樊解戶有譽連疏論之收其胥役送獄執中虐稍舒常因召對言統計一年經費項十餘萬今所入僅八百萬不敷所出惟有裁冗兵節冗食汰冗費自宮中始願聖明躬行節儉為天下先時士英銳意起凡大鍼而廷臣持之急思以中旨用之難以發端以有譽人望也八月即傳旨用為戶部尚書高宏圖以有譽才望堪用而內傳不可開封還詔旨羣臣亦交章論陳上不許自是傳陞紛紛矣尋加太子太保時四鎮各需餉二十萬有譽計無所出至嘔血連疏乞歸不允明年五月南京失守有譽逃之武康久之旋里仕宦二十年僅守先世遺業

產其治家居鄉俱堪為後人法年八十一而終
顧錫疇字九疇號瑞屏崑山人生而英敏年十三以諸生應
試南京魏國公一見稱異以女女之登萬曆乙未進士選庶
吉士甲子授編修典試福建以策問侵逆奄生訕謗革職奄
敗復原官擢國子監祭酒請復積分之法從之歷陞禮部右
侍郎署尚書事江南立國起禮部尚書時方尊福恭王為恭
皇帝特議廟祀錫疇鑒睿宗之失請別立專廟時論避焉又
請復建文景泰二帝諡號請諡開國以來忠節諸臣張慎言
去位命錫疇攝吏部事乃正從逆各官刑章務以鼓舞人心
激揚忠義時朝政日壞錫疇自請祀海出都事竣乞終養御
史張孫振希政府旨劾罷之南都不守父天敘已病聞之不

食死錫疇葬畢謁魯王俄而魯王航海錫疇由海道趨閩寓
江心寺温州總兵賀君堯縱卒殺士錫疇將劾治君堯夜使
人殺之投屍於江三日乃得棺殮焉

管紹字泰階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歷陞
南少司業左諭德掌翰林院陞少詹未赴福王立擢禮部右
侍郎同顧錫疇首裏大禮一時稱中興盛典焉

大兵渡淮紹字時返常州有揚州進士某先降改名授常州
知府詐傳檄舉義召閩郡紳於至期不至者以降敵論紹字
信之往伏兵猝起縛諸紳雜髮紹字大罵不屈被害於署門
外事聞魯監國贈禮部尚書予祭奠諡文忠

解學龍興化人萬應己進士歷金華東昌推官擢刑科給

事中魏忠賢亂政以東林削籍崇禎中累遷太僕卿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擢南京兵部右侍郎未赴時黃道周方得罪而學龍於薦舉屬吏推引及之帝怒徵下獄杖八十遣戍福王立起故官十月至擢刑部尚書時方治從賊諸臣馬士英阮大鍼以賄出入故案久不定學龍倣唐制以六等定罪一等應磔者十一人宋起郊外亦起牛金星舉人張嶠然平陽府欽程少卿李振聲俞上猷黎志升山西陸之祺民西高翔漢兵科楊王休道劉世芳計檢二等應斬秋決者四人光時亨刑鞏周鍾士方允昌兵部三等應絞者七人陳名夏編修楊枝起廖國遴王承曾襄陽原毓宗天津何孕光庶吉項煜少詹四等應流者十五人王孫蕙禮部梁北陽檢錢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位坤

大理寺正卿

侯恂

王秉鑑

山西使

陳萬象

御史申芝芳

汝礪黃維祖

舉人

楊廷鑑

修撰

陳羽白

劉大鞏
裴希度
張懋爵

詳

五等應徒者十人
宋學顯

通議

沈元龍

詳方拱乾
德繆
沅

工部

呂北龍
傅振鐸

給事

吳剛思

進士

方以智

傅鼎銓

玉

進士

六等應杖者八人
潘同春
吳泰來

俱員外

張琦

主事王于

曜人周壽明

行取

向列星

李剛徐家麟

進士

自統以下聽贖

侯定奪者十九人
何徵瑞
楊觀光

少張若麒

少方大猷

使副党

崇雅

戶部侍郎

熊文舉

中書

葉初春

懷

龔鼎華

戴明說

孫承澤
劉

冒

俱給事中

徐必泓
張鳴駿

御史

薛所蘊

司業

趙京仕

參通高爾儼

周祚黃紀孫襄

俱郎中

其另存再議者二十八人
翁元益
郭充

給事

魯象吳爾璵
史可程
王自超
白引謙
梁清標
楊棲鸞
張

元琳呂崇烈李化麟朱積趙穎劉廷琮

俱忠士

侯佐左懋泰吳

之琦趙明魁

俱忠士

諸偉梅行龔懋熙王顯垣王之牧王皋

梅鵠姬琨宋國壽吳高引

俱忠士

已奉旨錄用者十人張縉彥

尚時敏

俱忠士

衛清文韓四維

俱忠士

蘇京

俱忠士

黃國琦施鳳儀

張正聲

俱忠士

顧大成

俱忠士

姜荃林

俱忠士

詳疏上士英以輕重不稱意塙

旨再議士英方重劾周鍾光時亨等以與廷臣相牴牾學龍

乃加重周鍾光時亨各一等餘仍執前議時馬阮必欲殺周

鍾而學龍欲為之緩死乃謀之次輔王鐸明年正月乘士英

在告上之且請停刑鐸即擬俞旨且有詳慎平允之褒士英

聞之怒然事已無及也大鉞及其黨張捷揚維垣聲言欲劾

學龍學龍乃引疾大鉞復擬保國公朱國弼御史張孫振詆

大興傳比長恩閣鈔本

其曲庇行私遂削籍至四月左良玉犯闕士英即傳旨殺鍾時亨而命死罪者遣戍流徒以下為民然學龍所定亦多未審其一等諸犯皆隨賊西行實未得正法傅鼎銓張家玉後起兵死節最烈亦在五等中要之身未對理官而懸擬罪名原馬阮之意亦不過借以快恩仇制黨人立威自重而爰書所拒盡屬傳聞非為國家正典刑也學龍通曉政務在崇禎朝所數奏皆闢天下大計嘗言遠左額兵舊九萬四千有奇歲餉四十餘萬今關上兵止十餘萬而月餉乃至二十二萬何相懸至此遠兵盡潰關門不得不新募蘇撫則舊有額兵乃立行召募給以厚犒舊兵以其餉厚也悉竄入新營而舊額依然如故其為漏卮可勝言哉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

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又增至一萬六千餘員武增至八萬二千餘員矣今日不知又增幾倍主爵者誠肯悉心計度冗者汰之歲可得餉數十萬衛所應襲子弟無才可用但襲爵而不給俸以至裁冗吏核曠卒又可得數十萬無憂貧矣從來問國之強萬若民富問民之富莫若多粟亦嘗取京米邊之米較其出入而權其損益乎夫京邊之米一石其輸自民間則非一石也以民之費與國之收衷之不啻三倍是國之一民之三也今闡餉一石抵銀四錢易錢則好米者不過百文惡者止三四十文又其下者則腐臭而不可食以國之費與民之食又衷之不啻二倍是兵之一國之三矣總計之則民費其六而兵食其一民既疾亦未嘗利况小民作

奸以欺漕卒漕卒作奸以欺官司官司作奸以欺天子屢轉相欺而米已化為糠粃為沙土兼濕熱所蒸色味俱變食不可下咽是又化有用之六為無用之一也然則如之何臣以為莫如修屯政屯政修則地闢而民有樂土粟積而民有固志昔吳璠守天水經營屯事縱橫鑿渠綿亘不絕名曰地網敵騎不能逞今略倣其制畢力圖之溝塗之界則各樹土所宜木小可獲薪藁之饒大可得托托之利敵雖強何所施乎帝善其言亟下所司議之然竟中格

高倬忠州人天啟乙丑進士知德清金華二縣徵為河南道御史草場火以巡視不謹褫職其後起廢屢遷南京太僕寺卿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福王立用為工部右侍郎御用監

內官請給工料錢置龍鳳諸器及宮殿陳設寶玩金玉計費數十萬光祿寺請辦御用器至一萬五千七百有奇倬上言曰國家草創民愁財匱宜力行節儉以為天下先昔衛之亡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通商務農故能立國楚邱今大難未夷百萬之師宿於江淮嗷嗷告饑司農猝無以應以致缺望掠食即君臣縞素示以匱乏彼尚未必信也而乃雕鏤華彩欲飾太平美觀乎皆不納明年二月解學龍罷倬代其任其南都失守投繯而卒

呂大器字儼若遂_圖人崇禎戊辰進士授行人擢吏部稽勳主事更歷四司至文選乞假歸以邑城庫惡倡率修築工甫竣而賊至大器佐有司拒守城獲全詔增秩一等出為闕南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道參議還固原平長武剽賊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劾罷
總兵柴時肅威望甚著遷兵部添註右侍郎大器負才而性
剛見天下多固久於軍旅意欲避事上疏力辭帝不許至京
命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未幾罷
保定總督而設於九江以大器任之左良玉與大器不和廷
議慮其敗事以袁繼成代之而改大器南京兵部右侍郎兼
掌禮部事十七年四月聞北都變南京諸大臣議立君時潞
王常洵已渡江在吳中前侍郎錢謙益欲立之乃入說大器
曰潞王穆宗之孫神宗猶子昭穆不遠賢明可立福恭王昔
者覲覲天位幾釀大禍今立其子勢必翻三案以報私仇視
吾輩組上肉矣公今主禮兵二部事公若倡言誰敢異議大

居然之張慎言姜曰廣等亦附焉貽書史可法言福王不可
立狀議未決而馬士英已興鎮將劉澤清等率兵擁福王至
可法不得已將其啟迎王大器猶不肯署狀給事中李沾面
折之曰今日之事論典禮則禮莫重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
先於衛主今衆議僉同公獨持異沾請得以頸血濺公衣矣
大器乃不敢言卒迎福王監國踐帝祚遣大器吏部右侍郎
遂以異議見絀恆自危及可法出督師士英入輔政與劉孔
昭比欲盡起逆案諸人先薦阮大鍼為兵部侍郎舉朝大譁
大器知必不為時所容乃倡言攻士英言其擁兵入朝覲留
政府濁亂紀綱顛倒邪正逆案一書先帝欽定而士英悍然
不顧目無先帝何論陛下且其子童穉列銜都督妹壻無功

冒投總戎姻娅若越其杰田仰揚文驄等皆先朝罪人盡登
膺仕名器僭越莫此為甚總之吳駐鄭三俊臣不謂無一事
之失而端方亮直終為海內正人之歸士英大鉞臣不謂無
一技之長而奸回邪慝終為宗社無窮之禍疏入士英大怒
嗾劉澤清劾其心懷異圖未幾逮雷縉祚周鏞下獄二人亦
主潞議者也大器遂致仕去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送內閣士
英憾不已令李沾復劾之乃超擢沾為左都御史而命法司
逮大器以無可踪迹而止謙益諂附士英上書頌其功與大
鉞深相結得為禮部尚書國事益不可為矣明年唐王立召
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汀州變奔廣東與丁魁楚等擁
立永明王命以原官入直駕幸梧州自請留守東方遂走韶

州久之入烏羅土司永_隆二年王應熊卒進大器少傅盡督
西南諸軍賜劍便宜從事其夏抵涪州蕩寇將軍李占春謁
見大器以為可用與相結遍歷楊展于大海胡雲鳳袁龍武
大定譚宏譚詣譚文諸部會宗室朱谷藩謀逆檄占春大海
等兵誅之赴召至思南遵義守將王祥邀至其地謂曰吾愿
觀川將楊展志大而疏大海藪貪而無謀餘鄙劣不足數國
家將何籍以中興吾死目不瞑矣時已得疾留兩月四年春
次都勻卒諡文肅子潛癸未進士隱居湖州不仕
逸史曰南都初建衆正盈朝其六卿之長皆民譽也迨馬阮
執國命次第芟斥而國事亦敗壞不可倅然則小人亦何利
之有哉宏光之不終也議者多追咎潞王之不得立以為勝

帝焉是不然王亦中材矣其在杭州常命內官博訪古玩南
都不守都御史劉宗周勸王監國守浙境王不可及
大兵至即與巡撫張秉貞迎降蓋納叛將陳洪範之謀也大
理少卿沈胤培常曰使王立而錢謙益為相其敗壞與馬士
英等耳嗚呼謙益之欲立潞王自為富貴計也使其果欲為
國擇賢則其後不先馬阮而賣國矣

南疆逸史卷七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